

# 金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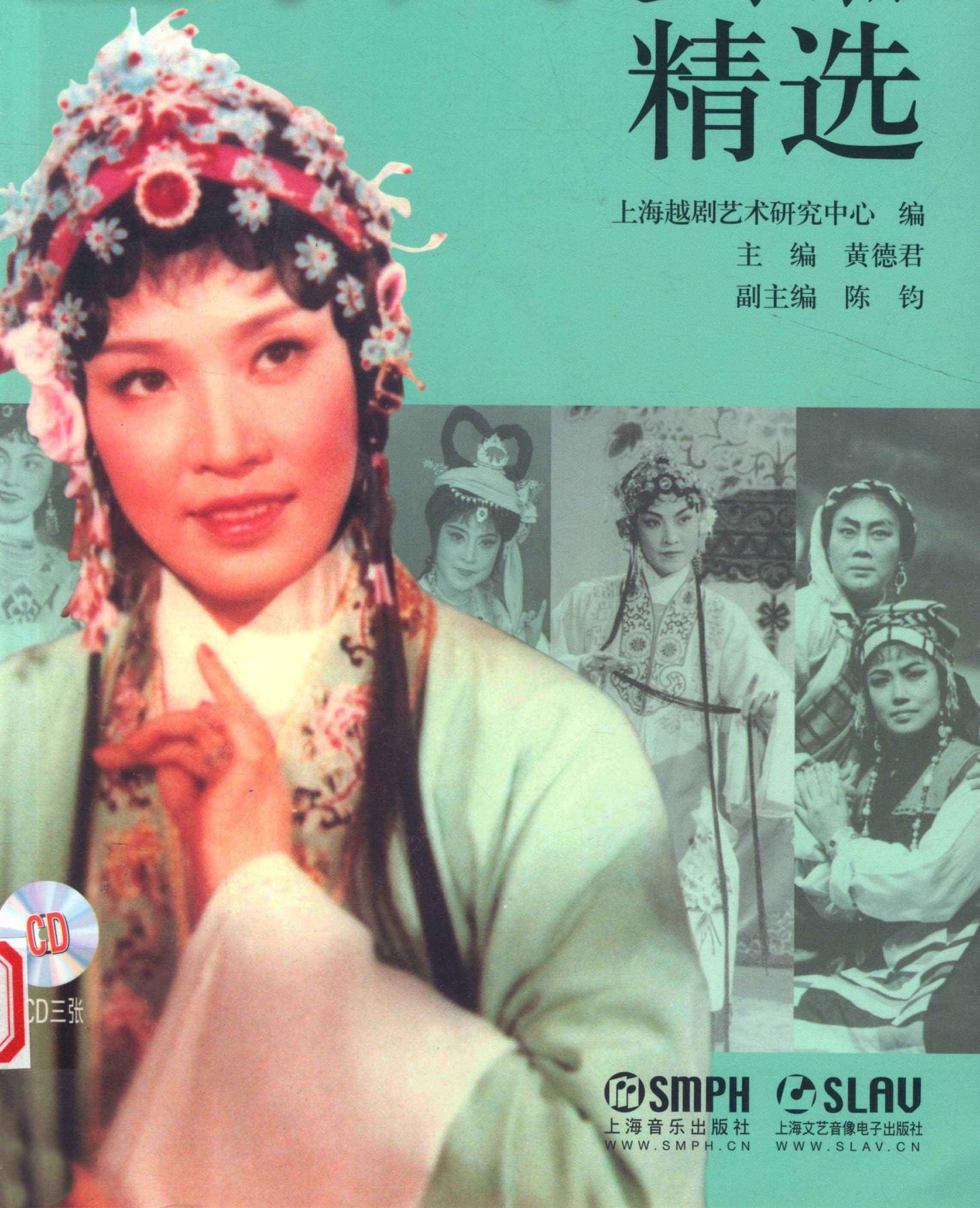
上海越剧名家唱腔精选系列

## 越剧唱腔 精选

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 编

主 编 黄德君

副主编 陈 钧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SLAU**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WWW.SLAU.CN

# 金采风

上海越剧名家唱腔精选系列

# 越剧唱腔 精选

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 编

主 编 黄德君

副主编 陈 钧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SLAU**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WWW.SLA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采风越剧唱腔精选 / 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编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23-0055-0

I. 金… II. ①上… ②黄… ③陈… III. 越剧 - 唱腔 - 选集 IV. J643.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9816 号

金采风越剧唱腔精选

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 编

黄德君 主 编

陈 钧 副主编

詹 敏 张 勇 编 委

叶建遥 李金雯 编 务

---

出 品 人: 费维耀

责任编辑: 张静星

音像编辑: 曹德玲

封面设计: 陆震伟

印务总监: 李霄云

---

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www.shwenyi.com](http://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cn](http://www.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论坛: [BBS.smph.cn](http://BBS.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电子信箱: [editor\\_book@smph.cn](mailto:editor_book@smph.cn)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邮箱: [editor\\_cd@smph.cn](mailto:editor_cd@smp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8.25 插页: 4 谱文: 132 面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 978-7-5523-0055-0/J · 0040

定价: 68.00 元(附 CD 三张)

读者服务热线: (021)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 (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 (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郑重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盘夫索夫》金采风饰严兰贞 1954年



《碧玉簪》金采凤饰李秀英 1984年



彩色电影《碧玉簪》金采凤饰李秀英 1962年



《拾玉镯》金采凤饰孙玉姣 1955年



《桃花扇》金采凤饰李香君 1956年



《劈山救母》金采凤饰圣母



《不准出生的人》范瑞娟饰扎西、  
金采凤饰央金 1964年



戏曲电影《红楼梦》金采凤饰王熙凤 1962年



《红花曲》金采凤饰黎玉贞 1965年



《龙江颂》金采凤饰江水英 1974年



《鲁迅在广州》金采凤饰许广平 1981年



《三月春潮》金采凤饰陈玲娣 1978年



《彩楼记》陆锦花饰吕蒙正、金采凤饰刘月娥 1955年



《西厢记》金采凤饰崔莺莺 1979年



《汉文皇后》金采凤饰汉文皇后 1982年



《杨贵妃》金采凤饰杨玉环 1987年



《玉蜻蜓》金采凤饰王志贞 1989年

# 序

越剧的音乐唱腔委婉抒情,飘逸清丽。自越剧诞生后,经过一代又一代越剧艺人的艰辛耕耘,不断创新、不断变革、不断发展,创造了众多的流派唱腔和脍炙人口的唱段。为记录保存这些珍贵的唱段,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在越剧诞生百年之际编辑出版了《百年越剧名家名段唱腔精选》,该书主要是对百年越剧的唱腔音乐,按各个历史时期编辑而成。此次《越剧名家唱腔精选》(系列)是按各行当的唱腔特点(包括流派唱腔)较系统地进行编辑,这对今后传承和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越剧音乐源自浙江嵊县农村的民间小调、山歌,农民在劳动之余自娱自乐的“田头歌唱”中创造了〔四工合调〕,后又吸收〔湖调〕形成〔吟哦调〕,成为落地唱书的主要曲调。1906年从曲艺形态的唱书衍化为戏曲形态之初,唱腔沿用的就是唱书的曲调。那时,唱腔单纯、质朴,也显得简单,甚至连丝弦伴奏都没有。自1917年越剧进入上海后,环境起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受到上海城市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表现的内容逐渐丰富,唱腔的局限性也更明显。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越剧第一个专职乐队,确立了定弦,唱腔为〔丝弦正调〕,越剧唱腔音乐才初步确立了板式变化体的框架。1925年施银花和琴师创造的〔四工腔〕,由于适合女性音域和嗓音条件,也为后来女子越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戏曲的“曲”是区别不同剧种的重要标志,是塑造人物、抒发感情的主要艺术手段;唱、做、念、打,戏曲的四功中,“唱”居首,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曲不离口”将相伴其终身。戏曲在观众中流传的主要是那些精彩的唱段,它可以跨越时空流传久远。剧目的生命力、剧种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靠优秀的唱段来延绵。越剧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一批脍炙人口的唱段拨动了大家的心弦,使人如醉如痴。

1943年,袁雪芬与周宝财合作,在《香妃》一剧中创造的[尺调腔],对形成和丰富剧种的主要声腔音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久,又产生了[尺调腔]的反调[弦下调],由于[尺调腔]及其反调[弦下调]的创造和推广,并不断丰富,越剧的主腔发展到新的阶段,音乐具有了更为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在这些主腔之后,又创造了[男调]、[六字调]、[降B调],同时还相继形成被观众和专家公认的十三个越剧流派唱腔。作为既是越剧剧种的又是中国戏剧的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红楼梦》等,就得益于越剧改革后所创造的声腔音乐,成为上海文化标志性的代表之一,并具有世界性。越剧称之为上海的地方剧种并不为过,它已经融入上海的文化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它也是浙江的地方剧种,更是中国的越剧。

《越剧名家唱腔精选》(系列)由早期越剧唱腔、女班时期唱腔、新越剧时期唱腔、老生和老旦唱腔、大面和丑角唱腔、男女合演唱腔(包括现代戏唱腔)等,以及被观众公认的流派唱腔所组成。该书的出版,是越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剧唱腔音乐第一次系统、完整地体现。对传承者和越剧唱腔音乐研究者,是一份极好的资料;对越剧爱好者,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唱腔选集。

文化是需要积淀的,越剧也需要自身文化的积淀,我们将团结越剧界同仁,完成《越剧名家唱腔精选》(系列)的编撰,为剧种文化积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贡献。同时,也为上海文化和中国戏曲文化的积淀添砖加瓦。

黄德君  
2012年7月

## 淳朴中显风采(序二)

——金采风的唱腔艺术

金采风，浙江鄞县人，1930年出生于上海。1950年代初，工闺门旦，兼演花旦，生动地塑造了《盘夫》中的严兰贞、《碧玉簪》中的李秀英、《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等众多人物形象，获奖甚多，评价很高。1993年获美国纽约美华艺术协会颁发的“亚洲最杰出艺人奖”……金采风的唱腔艺术，为中国近代戏曲史增添了风采灿烂的一页。

金采风的唱腔，继承袁（雪芬）派，吸收傅（全香）派，尤其在吐字润腔方面运用女子越剧鼻祖施银花的唱法，所以采风的唱腔既有优美深沉的〔尺调腔〕，也有明朗欢快的〔四工腔〕，二者兼有，各抒其长。采风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深切地感到：学习前辈艺术家的唱腔，务必要根据自身条件加以融化，切不可机械模仿。比如她在《祥林嫂》中饰演的青年时期祥林嫂，就用她音区较宽、音色较亮的特点，即用“袁腔金唱”——袁雪芬的唱腔和金采风的唱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她也深切地指出：不可唱声不唱情，应以声带情、声情并茂，才能另辟蹊径，开创新的流派。

采风非常重视“起腔”与“落腔”的表现性：“起腔”是一首唱腔的“定情”，即将全段唱腔的意蕴概要地展示出来，如《三夫人》的“起腔”，在激越高亢的“起腔”中倾吐剧中人的愤慨之情；而《三盖衣》中“你叫女儿如何是好啊娘啊”，则用委婉悲切的“起腔”，揭示剧中人满腹委屈的心情。两种不同“起腔”，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可见采风的“起腔”甚为精致！“落腔”，则是一首唱腔的结意，如果结得不切，也会使人感到难受。采风在“落腔”方面也甚

细致，如《三夫人》在大段成套唱腔后就用了个大型的“落腔”：“你要忖一忖、辨一辨，谁忠谁奸……”再三反复，趋向高潮后有力地结束。如果这里只用一般的“落腔”，则难以压住。

由于采风的唱腔吸取诸家之长，却又融为一体，于是听来韵味醇厚，新颖别致。这种淳朴中显风采的独特唱腔，被称谓“金派”。

这本唱腔集，汇集了金采风多年艺术实践的精华，其中有许多创腔经验，或许可提供后学者参考。下面略举二例：

因词改腔——由于词的组合及平仄关系，原来的唱腔不能适应，故要因词改腔，例如《三盖衣》中“那冻坏了官人要急死了婆婆老大人，”这句词格破了越剧的常规词格，于是唱腔也要进行变化，在连续的切分节奏中表现了剧中人的不安情绪。金采风这种因词改腔的做法，是传承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优秀传统，且获得了良好效果。

因腔改词——由于剧中人突然需要抒情，在相对密集的唱腔中加以放宽，例如《三盖衣》中“……今夜叫我如何好？啊，娘啊——娘啊！”这种紧与宽的对比来体现剧中人的内心痛楚，听了甚为感人！

采风在创腔上敢于创新，在取材于藏族题材的《不准出生的人》中，唱腔中大量运用西藏民歌，以展现藏族独特的民族风情，却又保持了优美抒情的越剧风格。这种尝试，无疑对发展越剧音乐有积极的作用。

由于篇幅有限，只能略叙一二，以资参考。

承采风相邀，约我为之撰序，这篇短文，算是我一点初浅体会，以祝贺《金采风越剧唱腔精选》的出版！

连 波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2012年3月11日二稿于上海“耕读斋”

# 隐伏的心曲

(代前言)

这一部唱腔集能够出版,应该感谢出版社朋友们的支持和他们辛勤的劳作。我演了几十年的越剧,总算在唱的方面得到了一些观众的“偏爱”。这部唱腔集里的几十个唱段,都是爱好者喜欢唱的。这些唱段曾灌过唱片,制作过录音磁带、CD等,现在又有了这本《金采风越剧唱腔精选》,我与爱好者之间的艺术交流会更加融洽。

回想1946年我被雪声越剧团吸收为学员,第一位让我崇奉的艺术偶像就是袁雪芬老师。袁老师的演唱大气、朴实、自然,没有太多的花腔,却听来自有一种耐人咀嚼的韵味,还带有浓郁的越剧乡土气。有好几位越剧名旦,如戚雅仙、张云霞等,最初都是学“袁派”而打下基础,然后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根据自身的条件,适应剧情的需要而逐步地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而自成一家。我要的也是这条路子,天天守在袁老师的身边,耳濡目染,到了舞台上不知不觉就会以袁老师为榜样,一开口就是“袁派”的调调儿。现在有人称我的唱腔是“金派”,不好意思,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金派”也是从“袁派”孵化出来的。

当年上海的私营电台很多,播放的节目以戏曲为大宗,越剧自然占着主导地位。剧团也愿意到电台上去唱,可以扩大影响,等于做了宣传。主要演员也要上台,可她们太忙,匆匆而来唱上一段便匆匆而去了。余下的时间就由小演员或学员来填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观众点什么,我们就唱什么,唱起来还竭力模仿主要演员的声腔。比如唱《梁祝·楼台会》,我不但要学袁老师的祝英台,还要学范瑞娟老师的梁山伯,一段对唱唱下来,听众还以为真是两位老师在唱,便打电话来问,播音员回说不是的,唱的人是个名叫“金采风”的小姑娘,听众从此对我产生了好奇心,对我有了初步的好感,我也因此得到了锻炼,初步经受了考验。

大概是上海刚解放不久,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老师重组东山越艺社,演出根据地在贵州路的丽都大戏院,我就转到“东山”去了。因为天天与傅全香老师同台,我的唱腔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她的熏染。傅老师的唱腔,迂回凄婉,像极了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这一点傅老师自己也承认。记得是剧团在演《王魁负桂英》时,场场爆满。有一天,傅老师的嗓子哑得不能出声了,又不能回戏,怎么办?就临时决定由吕瑞英和我顶上去。吕瑞英演上半场,我演下半场,重头戏是那场桂英听到王魁高中另娶他人后的椎心泣血的“哭诉”。那天我也真是豁出去了,居然演得有声有色,既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也得到老师的赞许。剧团歇夏期间,剧场不能空,老师不上台,就由丁赛君、吕瑞英和我担纲“六月戏”,我们三人合演的《梁祝》,一时好评不断。丁赛君、吕瑞英自是各有所长,我也许是因为嗓音好,有了一点领悟的能力,在不离“袁派”唱腔的基础上揉进了一点“傅派”的色彩,竟也有了那么一点吸引力。

我的唱取得更为显著的进步是进了上海越剧院,尤其是主演了《盘夫索夫》和《碧玉簪》之后,明白了设计唱腔要依据角色感情变化的重要性。这是两出传统的骨子老戏,但经过改编,确立了明确的主题意义,再经过导演的安排调度,老戏更新,角色也不能完全按照老路子来演了。比如当年有“越剧皇后”之称的姚水娟前辈在嘉兴演《盘夫》,我特地赶去观摩,并到后台向老前辈请教,姚老师也倾心相告。但我自己的主见是什么?我认为《盘夫》的女主角严兰贞是位善良、热情并富有正义感的大家闺秀,就要演出她的那种风度,那种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的性格。表情、身段是要注意的,唱更要注意。那段“官人好比天上月”已经唱出了名,当年工厂的食堂在午饭时常常播放这段唱,好些男女青工都学会了。这段唱用的〔四工调〕,特点是明快流畅,但我唱时适当放慢了一些,显示出严兰贞那种恳切的感情,运腔稍柔、吐字有力,唱到“五百斤”的“斤”字,几乎是又咬又喷地唱出来的,表现了严兰贞愿为丈夫分忧的决心。这段唱,乍一听还是老腔老调,细一听是新声新韵,不知观众有同感否?

再如《碧玉簪》中“三盖衣”一场的“谯楼打罢二更鼓”,很多爱好者也会唱。这一段独唱其实是女主角李秀英在洞房中的内心独白,要唱出来引起观众的共鸣。在西洋音乐中这种唱段称为“咏叹调”演唱时,要有感叹的情味。李秀英对丈夫在新婚之

夜何以对自己如此冷落感到惶惑,感到无奈,又很气恼,却又不能对他伏案而卧无动于衷。怕他受冷,怕他生病,一次、两次想为他盖衣而未成,第三次终于鼓着勇气盖成了,期间的感情起伏、思想矛盾、行动迟疑,都要在唱腔中或快或慢、或轻或重地体现出来。戏要唱得动听,关键不在你的嗓子亮、花腔多,而在于你有没有唱出当时的那种意境,韵味也必产生于意境,听起来自会感到余音袅袅、绵延不绝。

我不讳言自己为琢磨唱腔下过功夫,但帮我伴奏的琴师,还有每一位作曲家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帮我把腔理顺,合乎韵律。而我已故丈夫黄沙是戏的导演,因为有他的指点,我对剧中人的理解和剖析能比较深入一层,在台上或唱或做,有了依据,有了灵魂,主观上自以为“把戏唱活了”。

中国戏曲最迷人的魅力我认为首先还是唱,各个剧种的各位名家所形成的流派,主要是以唱来作为标志的。名家唱戏,各有千秋,嗓子好的该怎么唱,嗓子不好的又该怎么唱;喜剧怎么唱,悲剧怎么唱……总而言之,多数名家是唱出了自己的天下,唱出了自己的声望。比起戏曲界的许多大师、前辈的辉煌成就,我还差得很远,只是终身有此追求,为此锲而不舍。如今我已老了,脱离舞台也很久了,有时回首前情,难免还有一点依恋。趁这本唱腔集出版的机会,吐露一下隐伏已久的心曲,如此而已。

金采风

2012年6月

## 金采风唱腔分析

金采风初进“雪声”时，正值越剧从〔四工腔〕转入〔尺调腔〕时期。她在掌握了〔四工腔〕和〔尺调腔〕的基本曲调后，以师承袁派为主，又在范瑞娟、傅全香、金艳芳等老前辈处，吸收了许多她认为好听的音调，使自己积累了大量的唱腔素材。金采风是演青衣的，扮演的大多是大家闺秀一类角色。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为在唱腔上塑造具有大家闺秀气质的音乐形象，为设计各类不同性格、不同情绪的唱腔，金采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她大胆创新，不断历练，终于形成了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流派”，在越剧事业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了可贵的一页。

金采风在开始踏上唱腔设计这条道路时，选择了以袁派唱腔中的曲调基因为基础，再凭借自身的嗓音条件（金采风当时曾有“金嗓子”之称），常以越剧唱腔的常用音域G=1（ $\dot{5}$ — $\dot{5}$ ）范围内的“1”及“2”作为设计唱腔的支柱音，使曲调经常在中音区活动。“1”音前面常以上五度“5”下行来装饰（不是直接的下行，而是阶梯形的）。由“5”音以阶梯式的下行至“1”的音型中，“5 3 2 1”几乎是个原型。如：

$\overset{\frown}{\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overset{\frown}{\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overset{\frown}{\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overset{\frown}{\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新 房 之 中

但最有代表性、最具特色且经常出现的是“ $\overset{5}{3} \underline{2} \underline{1}$ ”，以“5 3 2 1”为原型，经过各种变化，或延伸、或浓缩、或加花、或回旋后组成的各种音型，即为金派的特征音调之一，以《盘夫》选段为例：